

沪 剧

王 孝 和

无錫市沪剧团演出
史金姚垠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前 記

我們編寫“王孝和”的动机，說得远一点，是在1952年的春天。那时上海工人文化宮設立了烈士紀念館，其中有王孝和同志的斗争介紹，及他的血書和遺物。由于王孝和同志遇害是在解放前夕，記憶犹新，我們看了之后心中更是酸楚；同时感到人們对王孝和同志坚貞不屈的事迹，非常熟悉，因此就从那时起，有了想把烈士事迹搬上舞台的冲动。但当时材料不够，不敢动手編寫。后来看了柯藍、趙自同志的“不死的王孝和”，以及听了上海人民評彈团的“王孝和”，給了我們很多啓發，于是开始寫作。演出之后，无錫市文化局特地派了干部下团，具体帮助修改。1957年春天，这剧参加了江苏省戲曲会演，以后到上海演出，又去訪問了王孝和烈士的家屬及烈士生前的战友；戲劇家張庚同志給了我們許多具体指導，戲曲界同人也提了不少意見；最近江苏省文化局举办的編剧進修班，对这剧也進行了討論。現在的這個本子，便是根据以上各方面得來的材料進行改寫的。在此，我們致以由

衷的感謝。

這戲的主要劇情是這樣的：

1948年敵人在軍事上遭到嚴重慘敗，便在后方瘋狂的鎮壓工人和學生運動。上海電力公司是工人運動的一個堅強堡壘，使國民黨非常頭痛，於是製造了鐵屑事件，收買了一個工賊誣指王孝和烈士在發電機里放鐵屑，企圖破壞發電廠，把上海變成黑暗世界。敵人將王孝和烈士逮捕，用盡各種手段，迫使他承認是共產黨，承認破壞發電廠，借以打擊共產黨在人民中的威信。王孝和烈士英勇不屈。敵人在社會輿論的嚴厲指摘下，只得偽造了假自白書，草草秘密開庭，強判王孝和烈士死罪。王孝和烈士將敵人的法庭，當作了宣布敵人罪惡的講壇，不是敵人審判王孝和，而是王孝和審判了敵人。黨為了更有力的揭露敵人的罪惡，鼓勵王孝和烈士的愛人忻玉英到南京去上訴。最後敵人雖然殺害了王孝和，可是得到勝利的不是敵人，而是偉大的共產黨和人民，以及光榮的王孝和烈士。敵人所得到的，是他們的猙獰面目、陰謀目的，在人民面前完全暴露，聲名掃地。

我們的寫作水平很低，希望大家能夠多多的指教，多提意見，幫助我們繼續改進。

1957年11月

王 孝 和

〔 滬 剧 〕

- 人物：王孝和 地下党员，“上电”[●]工人，廿五歲。
- 忻玉英 王孝和的妻子，二十二歲。
- 王 母 王孝和的母親，五十歲左右。
- 老 韓 工人，地下党员。
- 小 張 “上电”工人，地下党员。
- 李 三 工特。
- 范才驥 伪社会局專員，“上电”工会指導員。
- 路 鵬 伪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隊大隊長。
- 盛約翰 特务。
- 老 湯 新四軍干部，四十多歲。
- 老 嚴 地下党员，三十多歲。
- 小八路 十五歲，原姓李，难友們叫他“小八路”。

● “上电”，即上海电力公司

姜阿六 被敌人收買的工賊。

董看守 地下黨員。

偽審判長 一人。 偽檢察官 一人。

偽法官 甲、乙二人。

偽書記官 一人。

偽警察 一人。 偽法警 若干。

便衣特務 甲、乙二人。

看 守 一人。

偽 兵 若干。

記 者 二三人。 難 友 三四人。

第 一 場

時間：1948年初春的一個傍晚。

布景：王孝和家。

幕啓：王母在燈下補衣，玉英在窗口等候王孝和歸來。

〔馬路上傳來賣報童的喊聲：“大晚夜報，剛剛出版，要看到申新九廠大罷工，飛行堡壘開進工廠，女工與軍警發生衝突，造成死傷……，噯，來哉，要看到大晚夜報，剛剛出版……”聲音漸漸遠去〕

忻玉英：媽，你听！

王 母：啥？玉英。

忻玉英：申新九厂的事情鬧大了，飛行堡壘冲進
厂里，打死了不少工人！

王 母：啊，打死工人？

忻玉英：噫，媽。

（唱“基本調”）

我到“上電”去送飯，
厂里議論乱紛紛，
都罵政府不講理，
殘殺“申九”●女工人。
全厂紛紛捐款子，
向死者家屬去慰問。
还在發起戴黑紗，
紀念死難姊妹們。

王 母：（唱）發起捐款戴黑紗，
莫不是，孝和又是起頭人？（甩）

忻玉英：噫，是的！

王 母：（唱）我恨他最愛管閑事，
別人事情太熱心。
目今時勢極不好，
好心反要害自身。（甩）

〔突然，一輛警備車自遠處開來，從窗前疾駛而
過。玉英不安地望著窗外。王母也放下了針綫〕

● “申九”，上海申新紡織九厂。

忻玉英：（回過身來）媽！

（唱）接連開過警備車，
又是出動去捉人。

王 母：（唱）孝和至今未回來，

每夜為他担盡心！（唱）

孝和夜夜深更半夜回來，問他總是推托。
我看一定為了人家工廠罷工在開會。玉英！

忻玉英：媽！

王 母：（關切地問）老孫常常來同孝和談話，不曉得談點啥？

忻玉英：老孫一來，孝和總是催我先困，然後二人輕輕談話，常常談到東方發白才走。前天我假裝困着，仔細一听，听出了是在談申新九廠罷工的事體。

王 母：聽說老孫是共產黨，要捉他。這種時勢，多吃飯少開口，孝和同老孫往來，不曉得會不會出事體？

忻玉英：我也怕孝和出事體。

〔內室傳出孩子醒來的哭聲〕

王 母：佩琴醒了，去喂奶吧。

忻玉英：好。

〔玉英走進內室。王母走到窗前，向窗下望了一

会，重又坐定补衣)

(工特李三上。李三四面一望，无人；輕手輕脚的立在門边偷听，室内无声无息)

李 三：(装作等人的样子)孝和在家嗎？(边說边進)孝和还没回来嗎？

王 母：(放下針綫，抬头看)沒呀……，你是……

李 三：噢，伯母，你忘記我啦，我同孝和是一个厂里的。

王 母：喔，有啥事体嗎？

李 三：呃……，來望望他。(稍頓，假作好心地)孝和从当选理事后，真是成了忙人了。伯母，我同孝和是朋友，我來送个信，你要叫孝和当心呀！

王 母：(不解其意)啊？出啥事体？

(玉英从內室出)

李 三：这位是嫂嫂？

王 母：(对李三)嗯，你說呀！

李 三：(唱“基本調”)

我与孝和交情深，
特到你家送个信，
最近厂里多事体，
叫孝和，少管閑事最太平。

王 母：(唱)多謝你的好心意，

究竟出了啥事情？

李 三：（唱）孝和选上理事后，
專替人家打不平。
热心人容易招是非，
当心好心害自身！（甩）

王 母：（正合心意）是呀！

李 三：（唱）就像“申九”罢工事，
又是他，發起捐款做起头人，
为了捐款戴黑紗，
万秘書，与他会场起爭論。
与政府作对沒好处，
快劝孝和要謹慎。

忻玉英：（唱）怪他專好管閑事，
多謝朋友常关心！

李 三：（進一步試探，唱）
有一个，共產党人叫老孙，
听說与孝和很親近？

王 母：老孙？

李 三：嗯，
（唱）是不是他常到此地？

王 母：他啊……

李 三：（若有所獲，緊問）
（唱）这两天可曾上你門？

忻玉英：（机警地，故意問）怎么？隔壁賣牛肉老孙是共產党？

李 三：不不，我說的是厂里老孙。以前他也在厂里工作，后来要捉他，逃脫了。这个人來过嗎？

王 母：（会意）不是隔壁老孙，那我們認都不認得！

李 三：不認得？（一怔，淡點地）伯母，我是好意，給你个信，以后叫孝和軋朋友要当心啊！

王 母：噢噢，謝謝你！

李 三：（四面細看，沒發現什么）呃，伯母，我走了，等孝和回來，說有个姓李的來看过他了。

〔李三說着下。王母送上几步〕

王 母：走好。

忻玉英：媽，人心隔肚皮，說話要当心啊！

〔王母掩上門，走回來〕

王 母：是的。……

〔重又坐下，拿起針綫來做〕

〔玉英正欲進內室，突然駛过警备車的声音〕

忻玉英：（回身過來，担心地）孝和还不回來！

王 母：真为他担心！（无心补衣，收拾起來）

〔范才驤上，推門進來〕

范才驤：（对王母、忻玉英）伯母，嫂嫂，孝和在家嗎？

王 母：还没回來。

忻玉英：范先生，有啥事体嗎？

范才駢：呃，一点小事体。（四面看看）这房子低矮，空气不好，煤球爐又放在門口，对人健康太不好了！

王 母：上海是寸金地方，有得住算是好的了。

范才駢：（对忻玉英）你們一家五口，靠孝和一个人賺錢嗎？

忻玉英：嗯。

范才駢：那生活过得太苦了。

忻玉英：我們是窮人，向來苦慣，倒不覺得什么。

范才駢：（唱“汪汪調”）

孝和兄是我老朋友，
他是聰明面孔笨肚腸，
做人忠厚不懂事，
以致有福不会享。
只要他多听政府話，
就好給他住洋房，
工錢一加好几倍，
合家都好福來享！（甩）

忻玉英：（唱“基本調”）

我們出身很窮苦，
從來不想住洋房，
只要一日三餐吃周全，

別樣事體全不想!(甩)

范才駁: 嘿嘿嘿,真是老好人!

王 母: 范先生,孝和回來沒一定辰光,你公事忙,不必等了,有啥事體對我們說好了。

范才駁: 呃,這樣吧,我明天再來。(返身欲走)

(王孝和突然推門進來)

范才駁: 啊,孝和兄,你來啦。

王孝和: 范先生,啥辰光來的?

范才駁: 剛來,剛來。

王孝和: 有事體嗎?(對忻玉英)你去陪陪孩子吧。

(忻玉英同王母入內室)

范才駁: 孝和兄,聽說你為了“申九”事件,與萬秘書發生誤會?

王孝和: 我不過是把全廠工人的意見帶到會上,萬秘書不應該與我發生誤會。

范才駁: 對對,我們全是為工人說話,為工人謀福利。不過,萬秘書要向政府負責,他不得不如此。

(唱“汪汪調”)

關於“申九”紡織廠,
這個事件不平常,
你也是個聰明人,
定知其中有文章。(甩)

王孝和：（唱“基本調”）

你的意思我不懂，
請你詳細對我講。

范才駱：（唱）共軍前方打勝仗，
在上海，共產分子更囂張，
申新九廠鬧罷工，
竟敢和軍警來對抗，
影響治安起混亂，
如此做法太瘋狂。

王孝和：（唱）“申九”情況你熟悉，
姊妹們，死的死來傷的傷，
機關槍，催淚彈，
鐵甲車沖進廠里向，
懷孕的女工被撞倒，
皮鞋腳踏在她肚皮上，
人人都是爹娘養，
怎可以，顛倒黑白昧天良！（甩）

范才駱：（唱）現在不談這些事，
我有一事要相商，
萬秘書前來告訴我，
說你今天在海場上，
主張捐款戴黑紗，
支援“申九”紡織廠。

王孝和：（唱）全厂工人都要这样做，
我个人怎能作主張。

范才駱：（唱）你我朋友交情重，
我不能袖手旁觀百不响。
發起捐款戴黑紗，
这种行动不妥当。
你是工会負責人，
闖了禍，責任全在你身上。

王孝和：（唱）这決議大家全通过，
通过时，万一秘書在会場。

范才駱：（唱）孝和兄，事情还該多考慮，
應該多替我想想，
捐些款子还小事，
戴黑紗，政府面子全坍光。

王孝和：（唱）全厂工人都要戴，
硬去阻止沒用場；
而况“申九”姊妹死得慘，
戴黑紗志哀理应当。

范才駱：（唱）并不是說不应当，
我到局里难交賬。
外面鬧得这样凶，
“上电”不能再看样。
我們要船幫水來水幫船，

我与你往后日脚長。(甩)

(略頓,轉換語氣,軟里帶硬)

許多人都在懷疑你,
密告你是共產黨。

(看王孝和臉色,王孝和聲色不動)

我知道你孝和決不會,
是我一手幫你忙。

孝和呀,你我相處情誼重,
應該互相要体谅,
我有難處你幫助,
你有為難我來擋。

王孝和:(唱)我坐得正來立得穩,
不怕人造謠亂說謊。(甩)

(范才驤見說不動王孝和,心里很憤怒,但不便發作出來,假裝若无其事地踱了几步,拿出香烟來抽。吸了几口,重新走到王孝和身邊)

范才驤:孝和兄,我明白你的動機,我們全是为工人謀福利,勸導厂里工友們停止戴黑紗,也就是为了对大家有好处。

王孝和:(巧妙地回答)工人熱情这么高,我有啥辦法去阻止呢?

范才驤:(无話可說)話虽然如此說,可是,假使全厂戴起來,上面曉得,要責問我們,那你怎

怎么办呢？

王孝和：那要范先生多向上面解釋了。

范才驤：（无計可施，旁唱）

小子作事太狡猾，
百般相劝不同头，
好！依照上級計劃做，
只有狠狠下辣手！（甩）

（假裝笑容，走過來对王孝和）好吧，我談的話，
你也考慮考慮，明天我們再商量吧。再見！

〔范才驤下，王孝和送至門口〕

〔忻玉英自內室出〕

忻玉英：（問王孝和）去啦？

王孝和：嗯。

忻玉英：（心事重重）孝和！

（唱“基本調”）

風声越來越是緊，
家里為你常担心，
希望你閑事少去管，
“申九”厂事情休過問。

王孝和：（唱）玉英呀，“上電”、“申九”交情好，
互相照顧理該應。

忻玉英：（唱）剛才还有人到此地，
問長問短問老孫。

王孝和：哦？

（唱）到我家來問老孙，
你可認得是啥人？

忻玉英：（唱）他說与你是朋友，
同厂做事有交情。

王孝和：（唱）你对他說些啥閑話？

忻玉英：（唱）我說道，不認得哪个是老孙。

王孝和：对！

（唱）玉英說話有見識，
当心坏人探动静。（甩）

忻玉英：（唱“長过門”）

孝和呀，都說老孙是共產党，
希望你与他少接近。

王孝和：（唱）玉英一片真情話，
使我孝和感激深。
老孙常來非为別，
他是为了窮苦人。
你我自幼出身苦，
对窮苦百姓总同情。（甩）

忻玉英：（唱）你的說話无錯处，
要曉得目今时势乱紛紛；
平常无事家里坐，
还有坏人尋上門。